

(日) 米泽穗信
Honobu Yonezawa
国杰/译

“冰菓”系列⑤

两人距离 的 概算

It walks by past

“冰菓”系列 5

两人距离的概算

It walks by past

(日) **米泽穗信** / 著
Honobu Yonezawa
国杰 /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

两人距离的概算 / (日) 米泽穗信著 ; 国杰译. —南昌 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4.6 (2014.11 重印)

ISBN 978-7-5500-0967-7

I. ①两… II. ①米… ②国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90864号

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: 14-2014-069

原著名: 《ふたりの距離の概算》, 著者: 米澤穂信

©Honobu YONEZAWA 2010

Edited by KADOKAWA SHOTEN
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2 by KADOKAWA CORPORATION, Tokyo.

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CORPORATION, Tokyo.

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4 by Guangzhou Tianwen Kadokawa Animation & Comics Co., Ltd.

本书为引进版图书, 为最大限度保留原作特色、尊重原作者写作习惯, 故本书酌情保留了部分外来词汇。特此说明。

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九楼 邮编: 330038

书名 两人距离的概算
著者 (日) 米泽穗信
译者 国杰
出版人 姚雪雪
责任编辑 张越程 玥
特约编辑 林崑
美术编辑 罗毅俊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
制版印刷 利丰雅高印刷(深圳)有限公司
开本 890mm × 1240mm 1/32
印张 6.75
字数 90千字
版次 2014年6月第1版
印次 2014年11月第2次印刷
定价 25.00元

ISBN 978-7-5500-0967-7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4-130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联系调换。

联系地址: 中国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09号 羊城创意产业园 3-07C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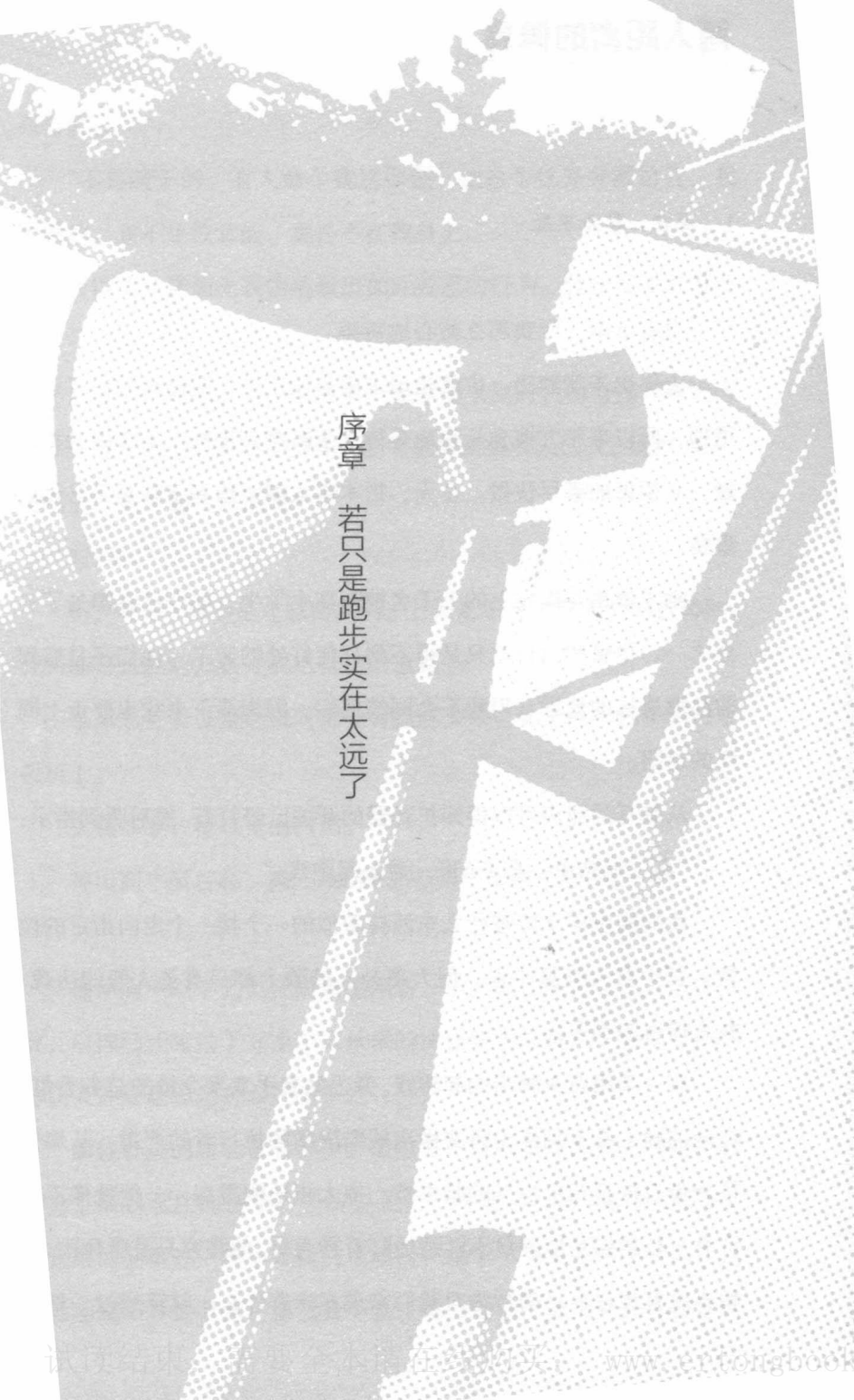
电话: (020) 38031051 传真: (020) 38031253 官方网站: <http://www.gztwkadokawa.com/>

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市盈科(广州)律师事务所

两人距离的概算

It walks by past

- 序 章 若只是跑步实在太远了……001
- 第一章 这里受理入社申请……021
- 第二章 朋友必须祝贺……061
- 第三章 非常漂亮的店……095
- 第四章 放手会更轻松……135
- 第五章 两人距离的概算……171
- 终 章 手应该能伸到任何地方……205
- 后 记 ……211



序章 若只是跑步实在太远了

1. 现在：零公里处

没有下雨。亏我那么诚心地祈祷。

去年也未能如愿，也就是说求雨是没用的。我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，所以来年大概会从容地等待这个时刻到来吧。不必做的事不做，必须做的事尽快做。今天，折木奉太郎领悟到求雨是不必做的事情。

刚才聚集在操场上的上千名神山高中学生，如今已经消失了三分之一。尽管明白自己只是得不到任何好处的苦工，他们还是启程前往那遥远的地方。但我不会同情他们，因为接下来我也要走上同样的道路。

从刺耳的啸声可以得知扩音器的开关已经打开。然后听到指示：

“高三组结束。高二A班，请上起跑线。”

我的同班同学像被什么东西拉着似的一个接一个走向指定的位置。其中有人满脸斗志，但大部分人的脸上都只有圣人般的达观。我大概也差不多。

有一条用石灰画出的起跑线。旁边站着手拿发令枪的总务委员，在他的脸上看不到作为将要做出残酷决断的执行者的严肃。从那张依然带有浓重初中生气的脸来看，他大概还刚进高一。他就像不允许有一秒的误差似的目不转睛地盯着秒表看。他终究只是听命于人，根本没有想过自己的行为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。就算想过，最多

只会说：

“不是我干的。有人命令我这样做，把这个任务分派给我，我才做的。我不是故意的，责任不在我身上。”

所以他才能面无表情地做出如此残忍的行为。他慢慢举起发令枪。

就在这个瞬间，会不会发生气象学史上划时代的奇怪现象而天降暴雨呢？可是五月晴空万里，空气也清新得叫人恼火。既然如此，会不会干脆下起太阳雨呢？

“预备。”

啊，对了。我不是才领悟到吗，上天是不会回应人们的祈祷的，我只能用自己的方法开辟出自己的道路。

结果总务委员直到最后都没有抬起头来。他把纤细的手指放在扳机上。

火药炸裂，枪口冒出白烟。

神山高中星谷杯。高二A班终于等到了起跑的枪声。

神山高中以学艺类社团繁盛闻名。学艺类社团多得让人懒得去数，应该已经超过了五十个。秋季的文化祭会持续三天，气氛热烈得让人怀疑是不是有点过头了。

而体育类的活动也有不少。虽然去年没有出现能在全中国高中运动会上取得名次的选手，但听说武艺类社团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。文化祭后会举办一场小规模运动会，新学年初又有球类大赛。这些活动都不算很辛苦。虽然我不会主动参加，但如果只是在排球比

两人距离的概算

It walks by past

赛中负责接发球，两百米接力跑等还是可以接受的。如有必要，我也可以笑着说：“出了一身汗，好舒服啊！”

当他们让我跑更长的距离时，我就笑不出来了。

具体来说，就是让我跑两万米的时候。

神山高中的长跑大会在每年的五月底举行。正式名称好像是“星谷杯”。据说这里的毕业生里有人曾经在长距离径赛项目中创下了日本纪录，所以就用了他的名字来命名，可是大家都不用这个称呼。文化祭没有正式名称却被叫做“KANYA祭”，而星谷杯正好相反，大部分人都会管它叫“马拉松大赛”。因为我的朋友福部里志每次都会管它叫星谷杯，所以我也就跟着这样叫了。

以马拉松大赛来说距离比全程马拉松短，也许是应该庆幸的，但心里还是希望下雨。听里志说，由于使用公路要申报，所以如果下雨的话大赛不会延期而是中止。

但同时，他还提到：

“但奇怪的是，根据记录，星谷杯从未中止过。”

一定是星谷选手在保佑着我们。

那家伙肯定不是好人。

男生穿白色短袖T恤和短裤。短裤的颜色介于红色和紫色之间，好像叫胭脂色。女生穿同色的紧身裤。T恤的胸口绣着校徽，校徽下方缝着一小块写有班级姓名的号码布。这块进入本年度而改成“2-A折木”的号码布在刚开跑时就已经有点松了。就不该怕麻烦随便缝上去。

现在是五月底，雨水并没有梅雨时节那么多。礼拜五大赛结束

后，礼拜六礼拜天放假，大概是校方唯一的关怀。由于比赛是在上午九点开始，所以还有一点寒意。随着太阳升起，后面会热得出汗吧。

除了校门，操场上还有个出入口，高二A班的人都从那里跑出学校。别了，神山高中。二十公里的前方再见。

星谷杯的路线简单地说就是“绕学校后山一圈”。但是，神山高中后面的山地一直延绵至万年积雪的神垣内山脉，所以假如真的要绕着它跑一圈的话，那就不是长跑而是要贯穿整个山脉了。

我知道比赛的路线。

先沿着流经学校前的河跑一小段路，在第一个十字路口上坡。最初一段坡很平缓，之后坡度会逐渐变大，靠近山丘顶部的坡十分陡峭。

跑上山顶后便是下坡。这段下坡路不只陡，还比想象的长，跑得太快的话会弄伤膝盖。

下坡后是一片开阔的田园。应该可以看到稀稀落落的民房。虽然几乎没有坡度，可是看不到头的直路，给人精神上的煎熬是最大的。

跑到平地的尽头后又要翻过一个山丘，但这次的坡度没上一个那么陡。不过，由于山路蜿蜒曲折，要经过好几个V字弯，所以步调会被打乱。

再前方就是神山市东北部，叫阵出的地区。千反田的家就在那里。这段路是要沿着一条小河下坡。

就这样穿过山沟，回到市区。但是因为不能在车辆往来的马路中间跑，所以要穿过小巷。经过荒楠神社的前方，就可以看到能代

两人距离的概算

it walks by past

表医院的纯白色，那是恋合医院。然后，它的后方就是神山高中。

因为我已经跑过一次了，所以记得整条路线。可是理解并不会缩短距离。我认为既然已经知道结论就应该省略掉过程，就算不行也应该选择最佳的方法。具体来说，我提议必须移动的二十公里，应该骑自行车或者搭乘公交车。但遗憾的是，看来不会有人采纳这个合理的想法。

最初一段沿着河流的路就是块硬骨头。大部分赛道都在车流量极少的山区，唯独这段沿着河的路是环绕整个市区的马路的一部分，所以车流量不小。而且把人行道和车道分开的只有一条白线，中间没有铺设石头。之所以以班级为单位间隔出发就是为了不在这里造成拥堵。

高二A班的同学排成一条细长的队列跑在白线内侧。无论你是跑得快还是跑得慢，在二十公里赛道中，唯独这一段你得用和别人相同的速度去跑，否则就会跑到车道上去。去年是可以占用一点车道的，但今年学校严令必须排成一列。皆因前几天有高三学生在路上被车撞了，才会采取如此严厉的措施。因此前后都是人，很难迈开步子。

这段路大约有一公里。速度就相当于慢跑，很轻松。前方的路还很长。当成是热身的话正好。

不一会儿就跑完了这一公里，然后赛道大幅转向右边，偏离了通往市区的马路，通向学校的后方。接下来是上坡路。

队列乱了。仿佛因为不能按照自己的步调去跑而感到欲求不满

般，班里隶属于体育类社团的人一口气冲到了前头。也许说好了要一起跑，立刻就出现了几个女学生的小集团。

然后我放慢速度。

速度不断降下来。

尽管几乎跟走路没什么区别，我还是装出正在跑的样子。

星谷选手对不起了，我现在可没时间悠闲地跑步。在这二十公里的过程中，我有些事情要去想。余下的路程只剩下十九公里了。

在坡上跑了一百米左右，身后有人叫我。

“找到你了，奉太郎！”

我没回头。声音的主人擅自冲了上来。

然后那小子，福部里志从自行车上下来。

我一直觉得他是个远看分不出是男是女的柔弱男子，可是前阵子偶然翻开初中毕业相簿，惊讶地发现他的表情有了很大的变化。虽然五官并没有明显的变化，但这一年来他的表情似乎变得严肃了。因为三天两头会见到他，所以没有察觉到。

这学期里志当上了总务委员会的副委员长。星谷杯由总务委员全权管理，所以委员们不需要跑。他们应该在起跑前就被部署在了赛道的各个位置。他戴着黄色的头盔，推着喜欢骑的山地车。我斜着眼睛看着他说：

“在这偷懒，不怕被说吗？”

“没关系。反正已经确认了各班级的起跑进行得很顺利，而且我可以等到最后一个人通过终点再回去。”

“辛苦啦。”

两人距离的概算

if walks by past

之所以慰劳不用跑的总务副委员长，是因为我知道他必须监督位于赛道各处的总务委员。接下来这小子要骑着山地自行车奔跑于二十公里上的各个点，听取总务委员的报告，看有没有发生意外。里志耸了耸肩。

“哎……因为我喜欢骑车，所以也不会觉得辛苦，但如果能用手机的话，就不需要这个职务了。”

“听你这么一说。”

“不能以全部学生都有手机为前提。可是实际有人受伤了，不管怎样还是要用手机来求救。需要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进行变通啊，真是的。”

为总务委员会的组织僵化而叹息后，里志的神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。

“那，有头绪了吗？”

我一边缓慢地挪动步子，一边谨慎地回答：

“还没。”

“摩耶花……”

他刚要说，又憋了回去。我料到他要说什么，于是替他说出来：

“她怀疑我是合情合理的。”

“不，她好像不认为是你做的。虽然不中听，但她说，‘我不认为是他的错。因为他不会主动做任何事。’”

我不禁苦笑。这种话只有伊原说得出口。实话说，她说得也没错。昨天，我什么都没有做。

可是这样一来，她大概很为难吧。

“如果不是我的话。”

“是啊。”

里志深深叹了口气。

如果不是我的话，那就只有一个人了。我回忆起昨天的事情。

2. 过去：一天前

放学后，我在活动室里读着袖珍本。那是一本讲述日后将成为一名大特务的男人其青年时代的历史小说，小说的内容十分引人入胜，让我一反常态，读得很认真。

在学艺类社团众多的神山高中，每年都会有几个社团消失，又有几个社团建立，所以在新旧学年交替之时，活动室经常会有所调整。可是古籍研究社的活动室还是在地学教室。虽然没有特殊的感情，但在一个地方待上一年，就会形成“固定的位置”。我像往常一样坐在从后数第三排，从面向操场的窗户数第三个的座位上。

小说的一个章节结束，正好告一段落。我舒了口气，刚抬起头，侧拉门就被人拉开。伊原皱着眉头，神情有点困惑地走进来。

进入高二后，伊原摩耶花有了点改变。我明确知道的是她退出了同时参加的漫画研究会。本人表示是“累了”，可是从里志好像有话想说的表情来看，似乎还有其他原因，但我没问。

外观看上去并没有改变。把她放到一群新生里面，让人从中找出高二的学生，能选出她的百人里恐怕也没有一个。最近她开始使用发夹了。不过是直到他们提起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。

两人距离的概算

It walks by past

活动室里只有我和另一个人。刚才还是三个人。

伊原说：

“喂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没有……”

千反田支支吾吾地说。

千反田爱瑠继续担任古籍研究社的社长。她应该没有剪头发，所以头发大概长长了一点儿。

也许是我的心理作用，伊原回头看了走廊一眼，压低声音说：

“我刚才在那里见到小日，她和我说不加入社团。”

“咦？”

“她的眼睛有点红。是不是哭过？”

千反田说不出话来。她没有回答伊原的问题，只是静静地低喃。

“……是吗？”

我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。

一年过去了，我们成为了高二生，有新生加入。古籍研究社也去招过新社员。几经周折，最终招到了一个社员。

大日向友子提出了临时加入申请，之后只需再提交正式加入申请就可以了。她很喜欢伊原，也经常和千反田说笑。虽然人有点吵，但没有得罪过我。所有人都相信大日向会顺利成为正式的社员。不对，实话说，我们甚至都忘了临时加入后还有正式加入这一个手续。

她却突然表示不会加入社团。就在我看书的几十分钟里，一切都改变了吗？

千反田看着伊原。颤抖着嘴唇重复了一遍。

“是吗？”

光是重复这一句话就已经用尽了全力。伊原可能是想了解情况，但她把到嘴边的话又吞了下去。

“小千，你没事吧？怎么了？”

“果然……都怪我。”

“什么？如果你是说她不加入社团这件事的话，那不是你的错。她是这么说的。”

“不。对不起，我先回去了。”

千反田强行中止了对话，抓起书包冲出了地学教室。我只能默默地望着她离去。

用眼睛追着千反田的伊原回过头来。她的脸上几乎没有表情，声音也没有抑扬顿挫。她问：

“那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”

我只能呆呆地张大嘴巴，对着她摇头。

3. 现在：一点二公里处

虽然社团很多，但新生数量是有限的。四月，神山高中的招新活动极为激烈。去年我不打算加入任何社团，所以全都无视了，可是今年就身在漩涡当中。真是要经历过才知道，那堪称是激战。

因为各社团就像在抢夺一片茫然的新生般地招人，所以多少会出点乱子。虽说该拒绝的没拒绝主要是自己的责任，但有些社团为了凑够人数好像会强逼新生加入。这种事情不能强迫。据说之所以

两人距离的概算

It walks by past

要经过临时加入和正式加入这两个阶段，就是要为了确认本人是否真的自愿加入。假如不提交正式加入申请，会视作自动退出。

而提交申请的最后期限在本周末。也就是今天。

姑且确认一下。

“不提交正式加入申请，不代表以后不能再次加入同一个社团吧。”

“那当然。神山高中的社团随时可以加入，随时可以退出。进出都是自由的。”

说完，里志仿佛难以启齿似的补充：

“但是，社团的预算会以临时加入期结束时的人数来决定，所以过后无论是加入还是退出都没有影响。而且更重要的是……”

“我懂。”

问题不在于手续。

按理说，昨天，当意识到似乎发生了什么纠纷的时候就应该立刻去处理。虽说作为当事人的大日向、千反田都已经回去了，根本无从应对，可是等到第二天再去处理就已经晚了。如果中间再隔着个双休日的话，大日向的离开就会彻底变成“过去”，绝对不可能改变。

今天，星谷杯结束后没有课。虽然应该要开班会，但开完就放学了。

换句话说只有今天能够挽留大日向，而且能与她接触的机会和时间都不多。

“我也是听人说的。”

里志稍微放低声音。

“昨天放学后，好像有人惹大日向同学生气了，或者让她很失落。但原因还不清楚吧？”

“因为当时我只顾着看书。”

“这么说，原因就是千反田同学了。可是这样一来，又和摩耶花听到的有出入。”

上坡路还没到陡的地方。路两旁是两排民房，前面是一段很长的缓坡。有人轻快地从身旁超过慢跑的我。大概是在我们后面出发的高二B班中，对跑步很有信心的人。

我回答：

“伊原说了什么？”

我瞅了里志一眼，看到他露出很失望的表情。

“哎，她没和你说吗？”

“她什么都没跟我说。”

“可能是没时间说。但我也是听她说的，所以不是很确定。”

里志的目光游移了一下，不太确定地说：

“大日向好像说了千反田同学是‘像菩萨一样的人’之类的话。摩耶花记得这句话听上去不像是讽刺。”

我完全没听说过。我只知道大日向说了不会加入。

“那确实是昨天说的话吗？”

“措辞可能不一样，不过确实是昨天说的。”

就是说，大日向说了“不会加入”和“千反田是像菩萨一样的人”这两句话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按照字面意思去理解，可能是